

随笔

黄豆帖

王祥夫

小时候我只认识三种豆子,黄豆黑豆和大豆。我们那地方把蚕豆统称为大豆,为什么?因为它粒大,豆类里论个头蚕豆应该是最大,所以才叫大豆,我对南方的朋友们说“大豆”他们不懂,一说蚕豆就清楚了。春末夏初,青蚕豆一上市,我最喜欢用它来炒牛肉末儿,以之下米饭不错。我现在咬不动那种铁蚕豆了,太硬。那种煮半熟然后再用细沙子炒的酥蚕豆还差不多,还有就是用油炸的那种莲花豆,我们那地方有个小县叫“浑源”,紧靠着北岳恒山,这地方出一种油炸大豆,炸的时候已经全部去了皮,很好吃,很合适用它来喝二两,这和莲花豆不一样,莲花豆是带皮,炸之前先用水泡开,再用小刀一粒一粒地划十字,这样一经油炸才会裂开,就跟莲花似的,所以叫莲花豆。我以为炸莲花豆太费事,因为一颗一颗地都要用小刀划那么一下子,多麻烦。蚕豆最好吃的是那种烂乎五香豆,煮得稀巴烂,但还是一颗一颗,吃起来很香很面,有那么一点五香味和盐味,可以带皮吃。卖五香豆的总是推着一个自行车,车上是一个深盆子,盆子上蒙着一个小棉被,他是一边走一边喊,走走停停,因为不停地有人过来买。五香烂乎豆都是现买现吃,很好吃。蚕豆不能做豆腐,我从没听过有谁用它来做豆腐,没有。

说到做豆腐,就离不开黄豆和黑豆,在我们那地方黑豆豆腐要比黄豆豆腐贵不少,黄豆豆腐两元钱一块儿,黑豆就得两块五。为什么?据说黑豆的营养成分更高一些,大骡子大马,如果连着喂几天黑豆,你看它那毛,很快就会变得又黑又亮,跟缎子似的。缎子和绸子的区分现在的人们好像已经弄明白了,缎子是又亮又光滑又挺括,绸子是软,不那么挺,你用手摸绸子,手有时候就会被挂住,但你用手摸缎子就不会。再好的绸子,穿着日久就会变得窝窝囊囊,缎子就不会,穿到后来还是那么挺括。黑豆据说还可以乌发,怎么乌我不知道,是煮一锅黑豆水用来洗头发还是怎么弄?真不明白。相信黑豆能让头发变黑也是胡说,还有一说是黑芝麻丸可以乌发,我吃了不少,哪有这事,但黑芝麻丸味道不错,没事吃几颗挺过瘾,味道跟芝麻酱差不多。

豆类的品种很多,居家过日子一般都离不开绿

豆和黄豆,绿豆用来生豆芽,黄豆也用来生豆芽。这两种豆子不怕开水烫,生豆芽的时候还就是要用滚开的水来烫它,把豆子放在盆里,然后往里边倒开水,一边倒一边快速地搅,心里会想它怎么就不怕烫?但它就是不怕烫,没过几天盆里的豆子就努了嘴儿,再过几天,豆芽就有一寸多长了,我个人是比较爱吃黄豆芽,当然绿豆芽也不错,但我总是炒不好,炒绿豆芽得有技术,豆芽炒熟了,但还要一根一根都挺着,胖乎乎的。

黄豆可以做一种最简单的菜,虽然简单却十分下饭,那就是把黄豆放锅里炒,哗啦哗啦炒熟了,再往里边撒把细盐,把盐撒进去再炒两铲子,然后再往放了盐炒好了的黄豆里边“刺啦”一声倒些水,不要多倒,少倒点,然后再把水炒干,其实那水都进到黄豆里边去了。这居然也算是一道菜,东北人的饭桌上经常能见到这种盐豆,但你去饭店吃饭却永远点不到这道菜,所以,这又好像不能说它是一道菜,但盐豆确实很好吃很香。虽然很香很好吃,但老头老太太看了会眼气,他们没这个牙口。

乡恋

花生谱

乔傲龙

花生是我的最爱,饿了当零食,饿了是主食,如果再添一份闲、二两酒,差不多就是对美好生活的全部向往。

小时候在谭坪塬,零食这东西无论作为概念还是实体都不存在,除了红薯和柿子有正规的获得渠道,其他都得靠自己打闹。地里的小蒜、山上的槐花、沟畔的酸枣,蒿草荆棘中叫不上“官名”的各种野果,但凡能吃,薅住就往嘴里塞。馋虫上了脑,蒲公英都不放过。最恐怖的是一种叫麻麻草的玩意,也是“官籍”中无名的,辣嗓子麻舌头,也吃。山里孩子半家养半野生,各种野味要是拉个单子出来,比城里大饭店的食谱都排场,但个个非酸即涩,只能满足有味道和毒不死两个要求,要说口感,一百个加起来都顶不上一个正儿八经的食物,比如花生。

时间记不清了,但场景很清晰。爷爷给公社跑事,从西安回来。那天我在门口的槐树下玩,看着他的身影在村口出现,然后拐到我们家这条路,拎着黄色的帆布提包越走越近。我笑,他叫着我的名字,也笑。我飞奔回家向母亲报信儿,说我爷回哩啦。稍顷,小姑端着碗进了我家窑。那是我头一回见到花生,而且这么多,一碗哎。

老猫喂崽一样,母亲剥,我吃。我说妈你也吃,她于是也吃了一粒。吃着吃着,那碗就见了底,我把吧唧吧唧小嘴说:“妈,我还想吃。”“没有了么!”母亲摸摸我脑瓜壳,名义上是笑,脸上分明写着对不起。

我小时候还算懂事,不至于为了一口吃的撒泼打滚,但也顶多如此。多年后自己也有了孩子,才真正明白做父母的无奈是怎样的一种艰辛和酸楚。我想那时,她一定懊悔被自己吃掉的那颗花生,而我也在瞬间开始嫌弃自己这张吃不够的馋嘴。切记,对那些全力想要满足你、满足不了你就会在心里跟自个儿过不去的人,永远不要说出他无力满足的愿望。这个原则后来成了我的性格底线,也许与儿时的这碗花生有关。总之,我后悔说了那句话。

后来,村里分了自留地。父亲辟出一小块地种了花生,刨花生时我是一定要去的,一边刨一边吃。看着我肆无忌惮的吃相,母亲照例是笑一笑,只是对不起的神情换作了貌似嗔怪的欣慰。那时如果



龙艺绘

有直播带货,这个场景也许能引流吸粉。再后来有了责任田,花生种的更多,每年脱下的花生仁可以装满两大化肥袋。父母来省城看我,总少不了拎一布袋花生。我回到老家,饭桌上一碟花生半瓶酒基本上是惯例。

花生这个东西,我好像从来就没有吃够过。油炸、水煮、干炒、麻辣,后来流行的醋泡、盐烤,统统不拒。要好的朋友一起吃饭,点菜之前的开场白一般都是“先给这货来点花生米”。相处多年的师母,每次上家里吃饭都忘不了“给傲龙炸个花生”。门口粮油店的老板见到我,也是一脸喜忧参半的复杂,喜的是我每次买花生都会买很多,愁的是这人尝起来没完没了,人不离店嘴不停,八辈子没吃过似的。

我五岁起不再吃猪肉,连鸡鸭牛羊都不吃肥的,花生一直是我非唯一但极重要的脂肪摄入渠道。之所以不吃猪肉,也是那年家里杀了猪,一炸厚的膘,肥得不成样子。骨头带肉一锅煮出,小狼一样的扑将上去,大人拦不住,也不忍心拦,一气狂吃,遂得此果报。天生就这么个东西,无论干啥,不把自个儿干废了是不会停手的。而母亲却为这事懊恼了很多年,一想起来就念叨:唉,那次……总之我没吃够是她的错,吃撑了、吃顶了、吃出问题了,也是她错。

写到这里,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我爱吃花生,母亲喜欢吃啥?这个问题,我显然无法回答。父母这个身份本身,可能就是错误代码,孽罪天赋,责罚无期。

回味

面条记

殷剑贞

小时候,常听姥爷提起他的一个远房兄弟,我们叫他六姥爷。

有一年寒冬腊月,他从邻村看女儿回来,走得又累又饿,路过我们村时,忽然找上门来,因为和这个六姥爷平时很少走动,这是他第一次登门,母亲以为出了什么事,或是捎来什么要紧的话,紧张地盯着六姥爷,又不敢贸然打问。

我中午下课回家,见这门陌生的亲戚穿着黑乎乎、打着补丁的旧棉袄,花白零乱的脑袋上戴着一顶不合适的护耳破棉帽,冻得鼻子通红,不时用袖子揩着鼻涕。面对这位第一次上门的不速之客,母亲将积攒了多时的一点白面拿出来,给六姥爷做了一顿面条吃。我和妹妹不情愿地就着土豆烩菜啃玉米窝头吃。

我记得六姥爷捧着一大海碗面条蹲在我家的那个小土炉旁边,呼呼地扒拉着筷子,很快就将面条一扫而光,锅里还剩一点,六姥爷嘴里说让孩子们吃吧,但不肯放下碗,母亲将锅里的面全盛到六姥爷碗中,六姥爷不迭声地说,吃好了,可是吃好了,最后将面汤也喝得干干净净。吃饱饭的六姥爷,脸色也缓过来了。放下碗筷,六姥

爷忽然呜咽起来,叫着我妈的小名,抽搐着鼻子说,这是俺吃过最好吃的一顿面条。没多逗留,六姥爷蹒跚着回村了。事后母亲说,六姥爷是去另一个村看他女儿,到了中午,看见孩子们多,女儿也没硬留他吃饭,就满腹心事地告辞了,走在半路上路过我们村,饿得走不动了,想起我妈这个远房侄女。

多年来,母亲常常红着眼睛回忆这一碗面条。她说,饭是留给饥饿的人吃的,一定是世间最美味的。其实当时做的这碗面条,并没有一点肉星或西红柿等原料做调和的,为了提味,只能焯点葱花浇在上面。

六姥爷死前的唯一愿望就是想吃一顿饱饭。可惜病魔折磨得气息奄奄,连骂他儿子的声音也喊不出来了。在生命最后几天里,果真将一碗热乎乎的面端在他面前,他也咽不下去了。

后来,吃白面的顿数多了,六姥爷家几个儿子的日子也好起来了。有一年,他的二儿子去我们村磨麦子,专门到家给母亲舀出几大碗新磨的散发着麦香的白面。他说,父亲活着时跟他们多次提起过在我家吃过的那一碗热腾腾的面条。

人物

杨河芬跑了几趟法律援助中心,终于为夏春涛的儿子和女儿找好了律师。有3位律师愿意为夏春涛的儿子和女儿出庭辩护。之所以会有这么多律师愿意尽这份义务,他们都坦言,是被这位第一书记感动了,这位第一书记与夏春涛的子女毫无关系,他完全可以不管不顾这类事情,毕竟这类事情也不在他的扶贫工作范围,但他却贴汽油、贴时间跑了无数趟。他们说,既然杨书记能发扬这种风格,他们也发扬发扬风格吧。

如何打赢这场官司依法减刑?杨河芬和这3位律师见面商量了很多次,微信和电话更是商量了无数次。3位律师提出要见见夏春涛的两个儿

媳和女婿,想从他们口里了解一些当事人的情况,打感情牌,希望能够感动被打的那个人,还有法庭的审判人员和公诉律师。毕竟案件清楚明白,夏春涛的两儿一女殴打了受害者,从法律层面上讲,实在是没有减判的条件。杨河芬于是约了夏春涛的两个儿媳和女婿,用车带着3个律师到棚户区与他们谈了很久,尽量了解细节,千方百计想要找出减刑的切入点。到了吃饭点儿,少不了杨河芬自己出钱,请大家吃了一顿。

之后的几天,杨河芬先去矿区公安局恒安分局,还有棚户区 and 瑞派出所,后去矿区人民法院,和有关同志说起夏春涛家的贫困现状,说起两位老人的可怜状

■ 山西人民出版社

91

蒋蒋京韵著

《为了母亲的微笑》

态,也说起出事的这3个孩子现在已经后悔不已,请求有关部门的同志能予理解,并伸出援助之手。

杨河芬还和村“两委”的所有干部向矿区法院递交了按有他和每位村干部手印的家庭情况说明,详细说明了3个孩子的政治表现、平时表现等真实情况。

连载

■ 山西经济出版社

54

王宏伟编著

《旋律中的红色记忆》节选

史料显示,解放区军民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掀起热火朝天的大生产运动。面对日益困难的经济形势,毛泽东率先垂范,以身作则,他在杨家岭的办公楼下亲手开垦出一片荒地,种上辣椒、西红柿等蔬菜,当起了业余“菜农”;朱德除垦荒外,还背着箩筐到处拾粪积肥,不叫苦、不喊累、不怕

脏;任弼时身先士卒,开荒种地,并在机关纺线比赛中夺得第一名的好成绩;周恩来积极参加大生产运动,纺线技术好、质量高,被评为纺线能手……中央领导亲自动手开荒种地,参加劳动,极大地鼓舞了解放区军民开展大生产的热情与干劲。

1941年初,王震将军奉命率三五九旅在“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的口号声中开赴南泥湾,进军军垦屯田,开展大生产运动。他们依靠勤劳的双手,将荒无人烟的南泥湾改造成了“平川稻谷香,肥鸭遍池塘。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好江南。1942年,生产自给率达到60%以上。1943年,生产自给率达到100%。到1944年,三五九旅共开荒种地26万

余亩,收获粮食3.7万石,上缴公粮1万石。他们还饲养猪近6000头,达到了“耕一余一”的好成绩。他们创造出千古不朽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官兵一致、同甘共苦”的“南泥湾精神”。

1943年2月,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毛主席亲自为该旅题词,写给王震的题词是“有创造精神”,提出嘉奖三五九旅全体将士,并将其命名为“发展经济先锋”。同年3月,延安文艺界劳军团和鲁艺秧歌队80多人赴南泥湾慰劳,萧三、艾青、田方等众多文艺家致慰问词。当时,19岁的诗人贺敬之被三五九旅的模范事迹所感动,一气呵成写出《南泥湾》歌词,25岁的作曲家马可为此首精彩的歌词谱了曲。

文艺